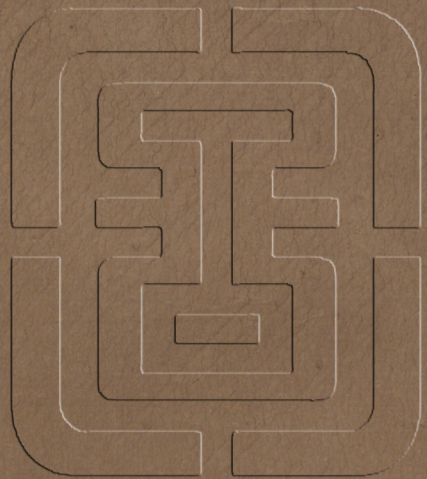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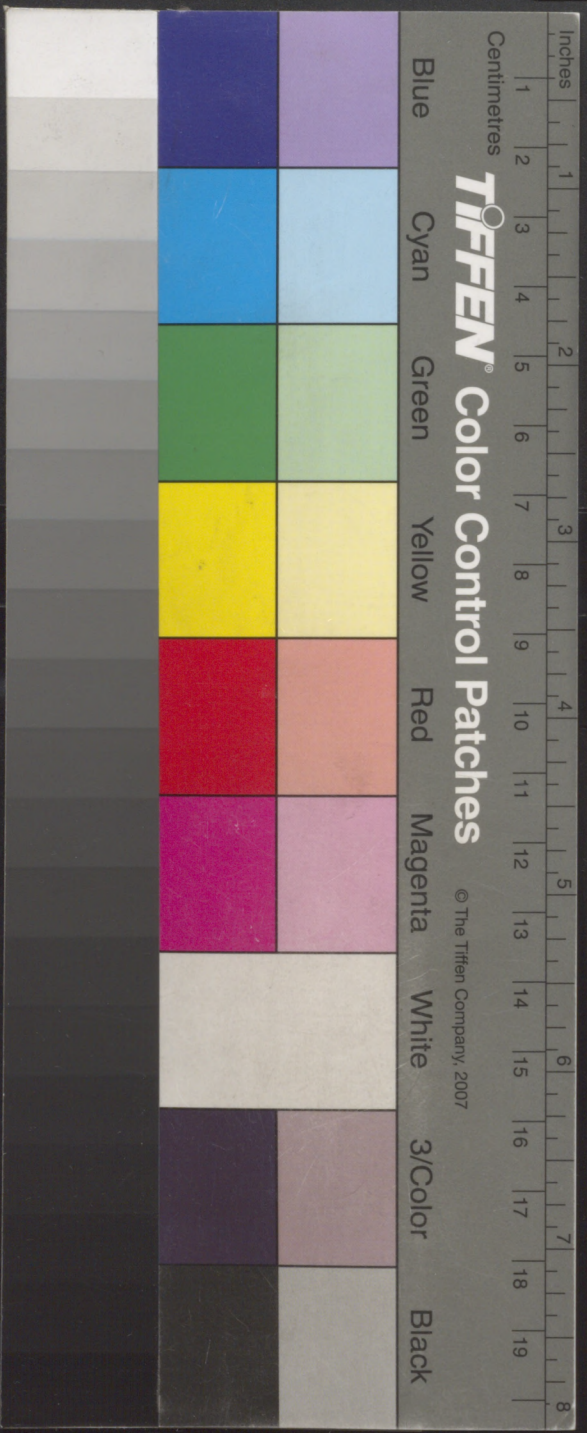


895



歐陽文忠公文集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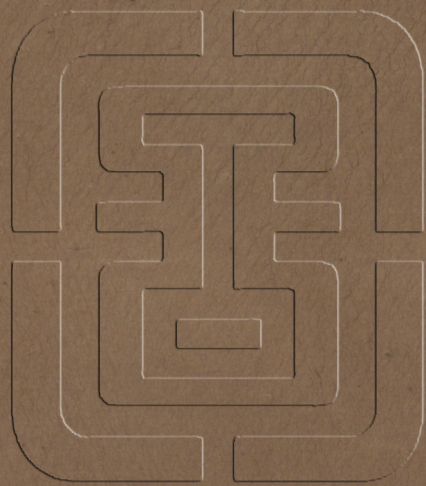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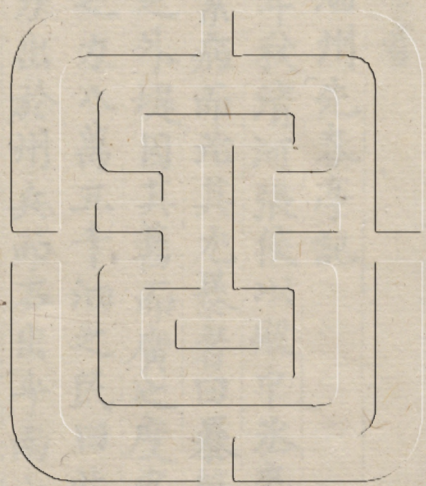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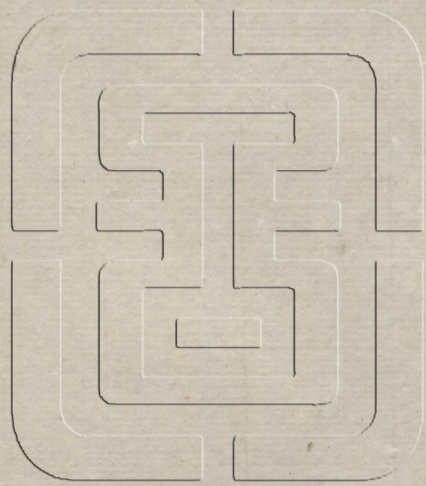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

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
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
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
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
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舟者
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一有暇其乎
勞三字
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
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
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
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

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
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
思自休焉故曰知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
封負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
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

雖此字無

有椒漆紙以通商賈

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
鱸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
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郭道衢

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
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窻
廩區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
用一作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
此無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
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
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冊甃
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窻廩異人
畜以變其俗既又命夷陵人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
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某有罪來是邦朱

公於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
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
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
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
得善地以偷宴安頽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
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
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
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
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作
少盜事靜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

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作

使後來有考其歲月云爾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

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眾水出三峽為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闖激東之為湍觸之為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一有西字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

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官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

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帛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帛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一作篋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徙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

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
盤而然邪故其代為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
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
其為事同焉然而佛能藉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
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
其事冥深不可窺究則其為此無常以淡泊無為為
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
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
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
陽脩記

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
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
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定其上以為明其
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
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嶺萃佳花美木
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
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
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
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

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
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
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二字一作叫號
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
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
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
除去宿負列宦于朝以來是州一字無此飽廩食而安
署居追一作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一有
字之出沒波濤之洶歎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
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

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
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
波傲然二字無此枕席之上一字無此一日而千里則舟之
行豈不樂哉一作誠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
制九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矣曰不宜予友
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
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去又因以一字無此置于壁
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
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
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
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
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用一作皆怒而有怠心而梁
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
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
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
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
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
子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
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
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
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
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
史彈而見廢史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
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
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鑿五
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

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此字無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

之所為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仁碎一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

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蓋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焉字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

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一有字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今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

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盥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投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因字無此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

禮樂崇尊作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一有字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粟為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一作考制度圖一作為俎豆籩簋爵簋簋凡若干一作凡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大宋之興至此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國興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

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正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貲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

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庭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

亭巖巖翼翼壯偉闔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此一無字濫官于朝建字進不能贊揚明一作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此一無字風俗絕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

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眾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城一作西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

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此一無出俯仰左
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興滁人
往遊一作選一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
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
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
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山水考其圖記升高以望清
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
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
一有所在自字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
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

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
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
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
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覆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
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
山谷之間乃此無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
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水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
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
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
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

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
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
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
兩峯之間者讓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
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此無智僊也名之
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
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
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

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
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

一作澗

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

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

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

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

冽一作泉

冽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

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

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

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

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
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碑有
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
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御書閣記醴陵縣東有宮曰登真朝佐按長沙志
登真觀名非宮也公父名觀故其功德觀亦曰西
陽宮蓋遊諱易之三十四卷胡文恭公墓誌醴泉
觀使為宮使亦以此

至喜亭記始平蜀石本無于萬里于石本合蜀眾水

出三峽為荆江宋文祥云合蜀眾水歷三峽楫石本

舟人至此一作舟人更生石本此字下有之停留也

石本作固為一作廩與俸一作朱公能一作獨愷悌石本作

固為一作廩與俸一作朱公能一作獨愷悌石本作

數大豐一作頻

畫舫齋記以舟名之

穀城縣夫子廟記大宋之興

為其邑作是有志之士矣此下一有寶元元年

吉州學記西北知州事石本此字下有人不

以為多石本無人字下句人世家于吉石本其入

其石本者漸石本此序婚石本長幼石本

至喜亭記吉州學記各有石本

豐樂亭記欲求欲字無之所一作道其此上一以與民

共樂作而

醉翁亭記宴酣一作

此卷峽州至喜亭記穀城夫子廟記再以慶曆四年宋文粹本校之尚有不同又吉州學記以按承平時聞本往往異辭疑是初稟先已傳布今錄全篇附外集十三卷之後使學者有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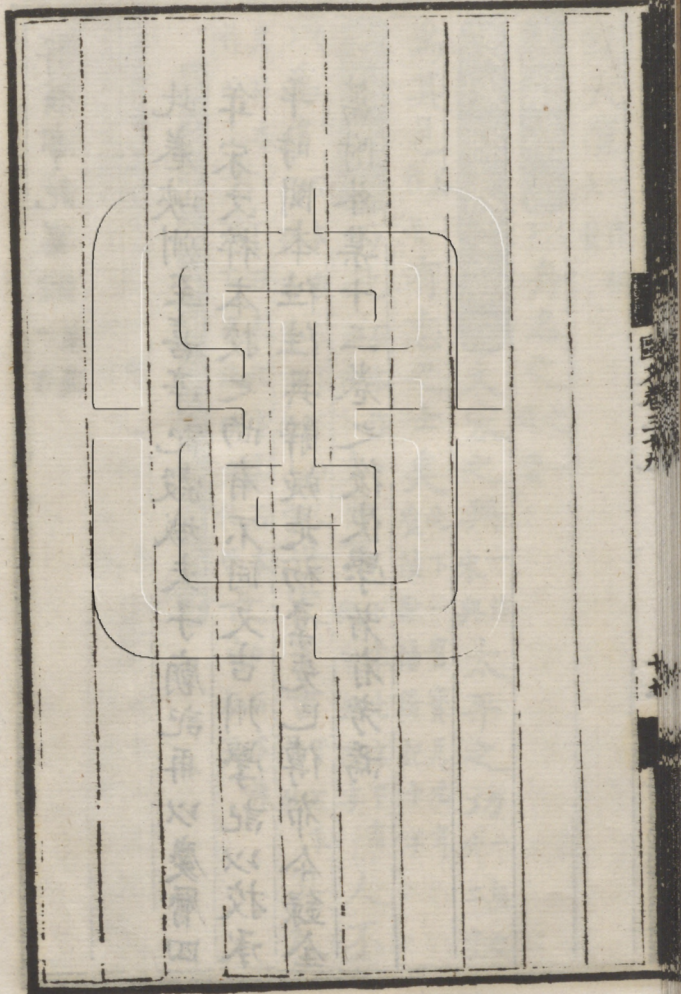
居士集卷第四十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

記八首

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
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
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洄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
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
李漬爲苻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一作黃道山下
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苻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
也揚行密有一作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苻爲菱



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偽一作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一作卒而乃能知愛賞竒異為兒女子之一作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竒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民一作尚有居谿旁者子感夫人物之廢興此無惜其可愛而十有反字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竒者弃沒於幽

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男一作勇悍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二無此字可為富貴者之戒而好竒之士聞此石者一作石而來可以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一作園亭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為小園作某亭某堂于其間許君為江浙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

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
諸其此一無字掌能使人樂為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
修前人父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為之六年厥績
大著自國子博士遷至客員外郎由判官為副使夫
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
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
數畝之地為園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
書君之美衆英子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
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
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

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
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
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已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
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
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
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一作疾所下
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
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
悌者一有字著于三一作四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
其竹樹登一作觀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

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一作近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此無字愈篤則焉一作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廬陵歐陽脩記

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

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權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一作超而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渠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栴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一作上下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

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一作也嘉
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
鼙鼉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
蓋其一二之略也若廼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
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
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盡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
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
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作
其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
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

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
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
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
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
嘉也乃為之書廬陵歐陽脩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一無此或

曰浮巢二此無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

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
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

國文卷四
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
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
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
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
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弃而不錄以之如其所
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
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
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此無留
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
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

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
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
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
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
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
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
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
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
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賦
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

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
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
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
人以重者亦有矣故子爲志其事俾世知斯一作泉
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
記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
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
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

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
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
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
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
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
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
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
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
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
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

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俗五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開商海費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

客故喜占形勝治亭一作臺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不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

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
旦高車駟馬旗旄道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
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
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仰視五字
此一介之士得志於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
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
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
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
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
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

則高牙大纛一作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
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
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
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
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
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思雖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
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
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
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作
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

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叅知政事歐陽脩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一作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

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善一作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遜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隴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

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
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
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
必賜書之所在也一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歐陽脩謹記

峴山亭記

史光祿修

上有一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
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
元凱是已方晉興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
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
世矣止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

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一作而於尤深蓋元凱以其
功一作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一作皆
足以垂於不朽余一作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
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
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
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一石
一置茲山之上一作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
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
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
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

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
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
既此字無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
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
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一作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
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
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
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
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
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

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
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
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則一有皆不復道也一有
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居士集卷第四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羨谿石記 滁州人州一無即劉乃一作

東園監軍 笑渠一作 壟石本 而不得蕪

浮槎山水記 浮閣山石本無 問於石本無 而不得蕪

作而之一

有美堂記 又有必有

御飛白記 江湖之上四字上一

居士集卷第四十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望之一作嘗此一無以其名望之一字無來請字

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

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

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作

皆以為民表也故紘紘一作冕弁以為首容佩玉玦環以

為行容衣裳黼黻設一作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

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温厚

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
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
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
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
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一作民弗尊也名山大川一
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則字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
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
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
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一作州閭古所謂鄉先
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

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類一國之望也位于
二字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一作發于外如漢之
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一作安
危如唐之裴丞相此二字若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
一作其事已久矣一作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
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世其道可以師百
王雖有賢一作聖莫敢過之一作者周孔是也此
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賢
者識其大者遠三字遠大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稱
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志於古視其

絜然修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文辭

則又辯博放一作肆而無涯一作是數者皆可以自

擇而勉焉者也十三字是固此一無能識夫其遠大

者矣雖子何一作信可以勗焉第一作因其志廣其說

一作彊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

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

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

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

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

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

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瀉顛倒而不厭予疑

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

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作僧祕演者與曼卿

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

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

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一作歌吟笑呼以適

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一作游予

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

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一作夫二人者
子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
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
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
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
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岬嶂
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
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
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一作十餘年雖學
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
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
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
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
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
得一作侍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
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
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
未始一往于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

見有一作卓卓著見一作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咎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耐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一作嘗或以此謂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四字一作儼儼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

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一作顯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云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弃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云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一作於今者豈一字有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

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俛俛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
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
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
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
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
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
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陳
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
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
言訓故一作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

能無失於其間哉子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
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不得盡
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
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
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
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
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
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
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
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

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
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
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唐
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
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
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
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
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
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
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

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子於鄭氏之學盡心焉
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子豈好為
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云其文子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
增損塗乙改正者三八一作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一補

集古錄目錄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
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
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

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
生深淵採者罾緇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
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
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
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
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
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
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
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

弃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
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
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
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
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
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
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
以爲集古錄以謂轉一作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
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
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

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

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本

作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

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

揜蔽此字無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

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子嘗

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

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

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

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

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
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
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
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
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
為當世仁人君子之此一無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
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
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
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
穆叅軍伯長作為古詩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

此一無字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

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
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
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
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
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
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

賴天子聰明仁聖四字一作聖明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

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
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

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
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猷周
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
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
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
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
非諸子尤以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
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

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
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為詩賦舉進
士已中第遂弃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
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
之一有字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
其名數以請子使子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
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
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
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
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

慕焉因為之字曰叔希且以賜其成焉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望之字序著于一若乎將相此下一之表此下一章

君儒其衣冠章君之下一有

祕演詩集序祕演隱於浮屠字一無江濤濤一作

性儼文集序其戶俗世一作文章文辭

詩譜補亡後序焚棄去聖此下一次比次一作

蘇氏文集序治矣宜與宜一作而人而世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二

序九首

韻總序

倭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
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
也此苟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
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
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
凶生死凡人禍福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
十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

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
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
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
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
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
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
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
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鑿聿爲
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
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

櫛一有字之於髮績一有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
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
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
也世一作聿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
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
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
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
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
其真往往就一有聿字而正焉鑿一無聿字之書韻一作非獨
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送楊真一作送楊浦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官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一本有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平不和者則疾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忘也宜哉四十五字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

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

憂患

一作深思

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

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

有至者焉

一有是不可也七字

子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

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廢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

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

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

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

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

酌酒進琴以為別一無此二字而有說以贈其行舉

將學之二
十二字

送曾鞏秀才序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一作自南豐來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

於有司有司斂羣材標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

而棄之雖有魁壘技出之材其一索悉不中尺度則

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一作嗟

而愛惜若取捨非已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

一作奈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一作士亦

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一作其如不幸有司

尺度一失手一作守則往往失多而得少一作多得嗚

呼二字一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

况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此一無小者亦

可以中一作就尺度而有司遠一有棄之可怪也然曾生

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一有堅

其守予初駭一作驚其文既一有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

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獲則豈不多邪曾

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

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一作而生亦予豈敢一作若予

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四字一莫能

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

文使知一有生者可以弔有司一有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本
注云往時忠萬夔施皆屬荆南五代之際為蜀所侵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
一作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一作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一作金陵功

最多於時一作最有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

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一作天下將

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

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

勳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

自荆南一作自荆南西一作西拜其親於萬州維一作維繫一作舟夷陵

予與之登高以遠望一作望遊東山窺綠蘿溪坐

磐石文初愛之一作留數日乃去一作行夷陵者其地志

云北有夷山以為之一作有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

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

沂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直一作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一作今文初所歷皆嚮時王師用武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謝氏詩序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一作以好古能其後予於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為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甌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比無中一賈而售遂以名

知一作名於人者繫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作之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為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一作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閨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一有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為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為哉

復何為哉希孟嫁進士陳安國卒時年二一作十四
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
而歎息以謂三代之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
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
教養之漸進有爵福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
齒一無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
為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偽之俗
成而忘其教養之具漸一作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

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為善二字

立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

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

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飢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

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

俗則多窮一有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

人皆可使為善士此字無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

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

此所謂天人之理在於周易為字否泰消長之卦能

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

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
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爲古文是謂卓然而不
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
謂困且艱矣嗟乎子功既不能以字有周於生而生尤
好學字有易常以講於予若歸而卒其業則天命之理
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
豈必終一作窮也哉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慶曆二
年三月十九日序

送五陶序

一作剛說送王先輩之岳陽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著一作聖人之用吉凶

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
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
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
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
乾之初九爲始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
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
復而上至於夫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
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
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也一有過泰之三
而四爲大壯畫卦五爲夬畫卦壯者壯也夬者決也

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
壯一作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
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丈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
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
之夫勇者可犯也彊者可誑也聖人於壯決之用必
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辭曰君子
非禮弗履丈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
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
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丈乘其衰而決之夫
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又不獨任

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
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
常嫉世陰險三字一作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
遊力學好古此字無自篤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
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
九曰壯于趾征凶丈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
咎以此見三字一作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著一作
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
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
往尤宜慎乎其初脩述

孫子後序

一作書
孫子後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
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至一有
五餘家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
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
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
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
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
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
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

里公一有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
一有違者兵輒敗此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
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
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
于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
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疆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
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
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
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
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

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
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汨之或失其意乃自
為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挾一作排去傳以已意而發之
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
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
溫恭一有仁厚而明四字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
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梅聖俞詩集序

子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未豈然哉蓋世所傳詩
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

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一有外見蟲魚草
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竒怪內有憂思感憤
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
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云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
而後工也予交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
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
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
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
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
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

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
作於詩尤一作最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
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
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
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
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
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
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
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
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子嘗嗜聖俞詩而患不

能盡得之遂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
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
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擬其尤者六百七
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
不復云廬陵歐陽脩序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曾鞏序與其一字無京師之人四字大夫一作

送田畫序十三四一五其在一作為蜀所侵四字一作

蜀入於如一作郡縣吏一作郡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一作

稱田氏語一作將最有功田氏于家一作其家反衣一作以通

敏一作精敏一作三峽此下有以取一作取

謝氏詩序泯沒此下有必一作豈一作必一作而忘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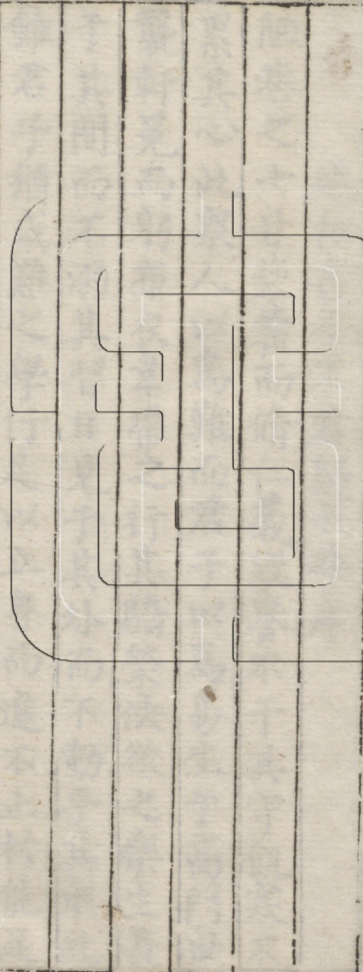
送張唐民序爵福之勸福一作祿必一作豈一作必一作而忘一作

又失久失三月五月而一陰一作一陰直可決之一作則

送王陶序五陽而一陰一作五陽直可決之一作則

之泰交而大一作秦用其剛其字無以正以禮以說以和

宋文一作以禮陰險而小人多一作而一君之力學四字



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三

序七首

送秘書丞宗君歸太學序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脩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飢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

一有夫字

以舜禹之明

一有且字猶

以是為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
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為當世宗師顯于朝廷
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
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為此字無文章天下
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為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己
者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
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
出其於一作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
之而後至也學一作進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
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

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
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
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
之所難者為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
予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為人雖與之終身
久處而不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
遂為之序廬陵歐陽脩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
則同一歸於腐壤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

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一作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一作及而後

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一作其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

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

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

心與力之勞一作勤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一作其遲而卒與三者同

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一無此字

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一而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

自孔子沒而此一無周一有衰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

偽說之亂經也屢為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眾人之所信一作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為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既眾則眾人之所溺者可勝而二字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一有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一作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

於今世也之一世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

其兄侔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為

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

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一有矣字始余之待于後

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司者爾若侔者未嘗聞余言蓋

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

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一作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

知名於湖南而侔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

一時賢士皆與之遊以其不違而早死故不顯于世

嗚呼知一有字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一有字所畜者必

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侔不
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
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
序

外制集序一作慶曆制筆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
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
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
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
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

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一作逢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

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

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
事少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
之意於其所述百一作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
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
卷子自直閣下傑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
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
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書禮部考天下
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

其間時相與作為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羣
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
故其爲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
而時發於竒怪雜以詼嘲笑諠及其至也往往亦造
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
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
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爲貴也於
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
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
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

昔握手以為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噓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怒一作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一作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

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

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
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
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
為虛名而資笑談一作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
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
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
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
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

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
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
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
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
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
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
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
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
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舍
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

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
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
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遂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
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
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
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
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
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
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
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

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
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
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
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
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

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
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
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

甫謚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任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

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送秘書丞宋君序

為相戒懼一無字

久處一作遊

廖氏文集序

千歲一作數

外制集序

諫職一作院盡一作道

禮部唱和詩序

三篇一作篇

帝王世次圖序

十四世四當作六
後序可證

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四

序六首傳一首附

思穎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而
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
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此一無字歷事三朝竊位二府
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
穎之念未嘗一有一二字少忘于心一無此二字而意一作心
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
使得待罪于毫既釋危機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

退出處顏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
哉因假道于穎蓋將謀一有葦辨決歸休之計也乃
發舊藁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
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不類勸飛之鳥然後知還
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
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
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
誦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為業誦

六經以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
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既不能因時奮
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
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羣小當
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鰐鼉鼉之怪
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
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
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
無所為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
大農之錢為太倉之鼠也為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

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

十一字一作
退避榮寵

而優游田

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脩序

仲氏文集序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知乎貴賤窮亨用捨進退得失成敗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

為君子知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其材敏其為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似其為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蓄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

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春
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
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
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
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
知亳州廬陵歐陽脩序

續思穎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穎上
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彊
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

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
忽忽七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
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
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
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
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誇咎已盈
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
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
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
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

天子惻然閔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穎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穎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毫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

心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彊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江鄰樂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

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
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
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
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
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藁猶為
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
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
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
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
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

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
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
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
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
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而常患於難兼
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
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
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

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者猶不能於此無兩得況其下者乎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為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為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為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為人公有

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為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為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為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

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一作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

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

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

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

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

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

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

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

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

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

吾素慕之二字一作志且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

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
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
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
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歸田錄序

怨嫉

怨恨一作

無所

無一作可

六一居士傳

曰吾家

三字上一

所謂

一作

聊以

一作

所以

無稱

一作無補

